



5 新来的法官

郑春基

黄 浦 江 文 学 丛

87
I247.5
2042
3

新 来 的 法 官

郑 春 基

1983.10.1



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



333608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小说包括上下两部：上部是《疑案重重》，下部是《肖飞燕的离婚案》。其故事梗概是：

年轻的法官纪正良上任不久，就遇到了两起婚事纠纷：一起是青年女工张莉萍受到一个已婚男人的无理纠缠，使她陷入痛苦的深渊，因此她想借助法律摆脱困境；一起是新娘肖飞燕在新婚之夜出走，要求法院判决离婚。新来的法官在审理这两起民事纠纷中，深入调查，秉公执法，不怕威胁，不徇私情，满怀深情地为受害人排忧解难，正确地处理了这两起案件。作品写得情真意切，动人心弦，故事情节也起伏跌宕，悬念丛生。

黄浦江文学丛书

新来的法官

郑春基

责任编辑 顾仞九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郑州市西里路94号）

河南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75印张 175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636册

统一书号：10335·83 定价1.40元

上部：

疑案重重

“笃，笃笃……”敲门声显得犹豫而胆怯。在这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，是谁在敲办公室的门？

法院民庭办公室里，年轻的书记员纪正良，正在埋头攻读厚厚的《刑法学》。他从部队转业到法院刚满三个月，要想在法院尽快站稳脚跟独挡一面，他还得勤奋学习，急起直追。

“进来！”他连头也没顾得抬，问道：“你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找你们院长。”对方的声音瘖哑而且微微颤抖。

又是找院长！有些来访者就是这样，为了一点点鸡零狗碎的小事，动不动就要找院长。要都这样，院长就是三头六

臂也应付不了呀！看来自己这个新上任的书记员，她是没有放在眼里的。纪正良微微蹙起双眉，冷冷说道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院长不在，有什么事，和我说也一样。”

他抬眼向对方投去一瞥。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埋头看书，显得有些昏花。但当他的目光落到对方脸上时，不由得微微一怔，就象长时间跋涉在戈壁滩上的行路人，眼前突然出现了绿叶、鲜花、泉水。

她，二十四、五岁光景，身材匀称而略显得丰满，上身穿一件雪白的确凉短袖衬衫，下面是一条藕荷色的百褶裙，显得素雅恬淡。她的五官搭配得精巧秀美，两条拖过腰际的发辫，用一块小手绢轻轻地绾在脑后。微微有点蓬松的乌黑卷发，有几绺散落在光洁的额角上。鼻梁端正而挺直，适中的小嘴，不知所措地微微启合着；一双水汪汪的杏眼，正以羞怯而又惊惧的目光注视着纪正良。她仍站在门前，那神情仿佛是一只刚刚遭到追逐，惊喘未定的黄莺，只要纪正良说话声稍微响些，她马上就会展翅逃遁。

“呵，你……有什么事？坐下说吧。”纪正良语气中原先凝结着的冰块消失了，他指指办公桌前面的椅子。

不知为什么，乍看到她第一眼，他就觉得眼前这个姑娘似乎有点面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。他竭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着。他还不习惯去直视姑娘的脸，只低垂着目光，注视着对方拖曳在椅腿上的裙裾。“你有什么事，说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多大啦？”他边问边摊开诉讼用纸，拨开钢笔，要对来访者例行接待公事。

姑娘的脸先自绯红了。惊惶的目光，在纪正良脸上飞快掠过，旋即又垂下长长的睫毛。她嘴唇嚅动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是低着头，用手指揉搓着衣角。

纪正良今年二十八岁，还没结婚。这些年他务过农，当过兵，如今转业到法院，应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

进法院三个月，纪正良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。毋庸置疑，从她忸怩窘迫的神情看来，她肯定是有难言之隐。让她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子剖露，实在是勉为其难了。如果院里还有第二个老同志，他当然会毫不迟疑地 为她 引荐，可是没有。今天和他一起值班的刘副院长刚巧有事临时出去了。除了门卫小王以外，此刻整个法院里就数他是“统帅”了。他沉吟了一下，亲切而委婉地劝道：“你……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有什么事只管说好啦，我们法院就是专门管……管这些事的，你不要怕难为情——”纪正良又打住了话头。她的脸红得几乎要从每个毛孔里向外渗血。她两眼直直地瞅着面前的水泥地，那痛楚而窘迫的目光，仿佛要从这水泥地上挖出一条缝隙来，好让她一头钻进去。

纪正良见姑娘如此窘困，便不再追问下去。他和颜悦色道：“如果对我说，实在不方便，那……你就明天再来吧，今天这儿就我一个人，我是值班的……”

她点点头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站起身就要离去。突然，她的目光被墙上挂着的小黑板吸引住了。黑板上写的是办公室里值班人的名字。

“纪正良？”她神情迷茫，情不自禁地脱口念道。

“嗯！”纪正良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迷惑不解地看着她。只见她杏眼圆睁，惊诧地注视着自己。目光中原先羞怯的神情，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啊，从她这游移不定的、追忆往事的眸子里，纪正良终于寻到了被岁月冲洗得淡薄了的记忆。他惊喜地叫道：“张莉萍，你——你你！”啊，终于想起来了！他兴奋得眉飞色舞，连连搓手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她似乎也暂时忘却了心事，露出珍珠般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粲然笑着，半嗔半喜地说道：“哎，纪正良，你到底是当法官了，连老同学也不认了……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看你说的。你变化真大，我实在没想到，会在这儿碰见你……”他憨笑着，又惊又喜地打量着对方。

眼前这位叫张莉萍的姑娘，是他读小学时，跟他同坐一条凳子的同学。转瞬十多年过去了，但这逝去的一切却象一瓶封存完好的香水，一经开启瓶塞，这扑面而来的香味，仍是这么令人陶醉！

她家里是农民。她留给纪正良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冬天的满手冻疮，夏天的浑身痱子。她父亲早就去世了，母亲似乎也有病，家里的自留地全靠她来劳作。她家里很穷，在学校里她总是那么干瘦瘦、萎蔫蔫的，就象一棵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小草。

那时纪正良是班里的中队长，他父母都是军医。平时他总是穿一套用父母的旧军衣改成的小“军装”，村里人都戏

谑地称他为“小解放军”。他待同学极好，常常从家里翻出“冻疮膏”、“消治龙”之类的药膏给张莉萍医治创伤。当年她又是以怎样的一种虔诚而感激涕零的心情，来接受这种无瑕的帮助啊！当然他也接受了丰厚的回赠，她常常把甜芦粟和烘山芋偷偷塞到他的桌肚里……啊，孩提时结下的纯真友谊，是多么值得人们去发掘，去缅怀啊！

她变了，脱胎换骨似地变了！十多年不见，昔日一茎干瘦枯黄的小草，如今竟出脱成了这么一朵亭亭玉立的鲜花！只有从她那双秀丽的杏眼中，才能寻找到当年忧伤的痕迹。

对于此时此地的不期而遇，纪正良不禁怦然心跳了。他忙泡上一杯茶，递到她面前，趁此机会又打量了她一眼，颇费心地揣摸着她的来意。论年龄，她是该结婚当母亲了。看她眉宇中隐藏着凄婉的神情，她日子或许过得并不舒心。然而，象她这样一个安份守己的老实人，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竟要上法院来呢？……

开始时的窘困气氛，虽然因为重逢而变得融洽了些，但纪正良还是小心翼翼地绕过刚才的话题，问道：“你的小囡几岁了？是光郎头还是小姑娘？”

她唇角牵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丝苦涩的笑，只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你……还没结婚？”纪正良惊诧地睁大了眼睛。在农村里，象她这样年纪的姑娘，很少有不做妈妈的了。

“提倡晚婚，不好吗？”她那长长的睫毛朝他闪动了一下，解嘲地一笑，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……我娘身体不好，

我……要服侍她一辈子……”

“说傻话！”因为是老同学，他显得随和多了。他摇摇头，笑嘻嘻地看着她道：“现在倒插门女婿不稀奇，象你这样，人家上门求还来不及呢，还会没人看中！……”纪正良的话似乎又触动了她的心事。她微笑着，但笑得异常勉强，眼圈似乎也微微潮红，突然一阵呛咳，把她憋得脸红耳赤。

张莉萍端起茶杯喝了几口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我可没那福气……”她垂着长长的睫毛，显得黯然伤神。

纪正良本想把话引到她此来的缘由上。看到她竟这样窘迫难堪，讳莫如深，不禁踌躇了起来。

她轻轻地转动着手中的玻璃杯，犹豫着。几次抬起眼睛，又几次欲言又止。但在纪正良热情的目光鼓励下，到底还是她先打破了僵局。

“我……是想向你们打听一件事……”

“嗯，嗯，你说，你说。”纪正良向前倾俯着身子，极其认真地侧耳聆听。

“其实……这不是我自己的事，是一个和我一道做生活的小姐妹，托我顺便帮她打听的，她自己不好意思来……”她眨着眼睛，颇费踌躇地叙说着：“……她谈了一个‘朋友’，本来是蛮好的，后来她的这个‘朋友’和别的小姑娘结婚了……”她显得忸怩起来，似乎难以启齿。

“嗯，他和别人结婚了，后来他们怎么样了？你说下去，说下去。”

“……他和别人结婚了，可他又不肯跟她断，一定要跟她……好……”

“这怎么可以！”话一归正题，纪正良马上变得口齿伶俐起来。下了三个月的苦功，一般性的法律咨询是难不倒他的。他说：“他在没跟她断绝恋爱关系之前就和别人结婚，这已经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了。结了婚还要与她纠缠不清，那更是错误的！”

“可是，可是他不肯，他一定要和她好到底，一定要她……”她虽然羞怯忸怩，却不时闪动睫毛，紧张地窥视着他的脸，似乎想从他脸上探询出答案。

“他们之间发生过‘关系’了吗？”纪正良小心翼翼地触及到了这个最敏感的话题。

她两颊飞红，忙又垂下眼帘，似乎想摇头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她时而屏住呼吸，时而胸脯剧烈起伏着，又掏出小手绢拭着脸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。她艰难地说：“不过……他原先答应要跟她结婚的。他曾经对她赌咒发誓过。她是上了他的当，受了他的骗。今天……她让我顺便帮她问问，象他这样对待她，算不算是……强奸她？假如她来告他，能不能让他吃官司？”她停住了话头，极其紧张认真地注视着纪正良的脸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回答这个问题，纪正良还是有点把握的。《刑法学》中有关强奸罪的条文，他刚刚看过。他略微思索了一下，便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强奸，是指违背妇女意志，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，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。对方对你小

姐妹并未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。看来……联系不上。”

“可她跟他……不是情愿的。他欺骗了她，他用了欺骗的手段。欺骗，这……算不算你刚才说的其他手段？”

“这个问题嘛……”纪正良对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时难住了。他低下眼睛，避开对方追询的目光，拿起桌上的杯子凑到唇边，慢慢啜饮着。

从她提问的准确性和熟练程度上来看，她在来法院之前，显然是跟那位小姐妹一起用心钻研过这条法律条文的。刑法中所指的“其他手段”，实际上是指用麻醉、趁女方昏睡、重病或利用与被奸人的从属关系，使妇女失去反抗能力或不敢反抗。可惜，这里面较深一层的学问，我们这位新来的法官还未能来得及掌握。尽管他的回答并没有错，但他却未能使对方信服。这也难怪，他来法院才三个月。正如一个刚跨出医学院大门的实习医生，对某门专科疾病的知识，甚至还不及一个老病号那样丰富一样。要他对一百九十条刑法条文，条条都掌握得娴熟自如，这显然不切实际。然而，在这种时候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在久别重逢的老同学面前，表现出自己的孤陋寡闻，这实在不是一件快事。他觉得浑身燥热，如芒刺在背。他绞尽脑汁发掘着自己脑海中贮存着的有限的法律知识，竭尽全力想回答得使对方称心如意些。

他嗽了嗽嗓子，说：“犯罪……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，要看这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四要素。就强奸罪来说，它的客观方面，必需具备犯罪的行为，以及……”

纪正良侃侃而谈。其实这段犯罪理论，纪正良自己也是刚刚从书本上批发得来的，他自己还不甚了了。这就更把张莉萍打入了五里云雾中。她疑疑惑惑地问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他对她不算……强奸，那……那算啥？……”

“这是个道德问题。”兜出了这个圈子，纪正良开始摆脱自己的尴尬被动局面了。他说：“其实这种事女方也是有一定责任的。她也未免太轻率了。不经结婚登记，怎么就可以跟他发生……关系呢？现在有些小姑娘在恋爱婚姻问题上，确实不够严肃，太不懂得爱惜自己了——”他突然察觉，对方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失望的阴影，忙又缓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当然，主要责任还在他身上。象他这种不道德的行为，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。如果这个无赖实在纠缠不清，可以让你的小姐妹到他单位去，向他单位领导反映，让组织上处理他！”

“可……他很有本事……单位管不了他……”她双眉紧蹙，显得忧心忡忡。

“这不可能，哪有单位领导会管不了自己职工的！即使他在本单位能得逞一时，还有上一级组织嘛，怎么会管不了他呢！其实这种人是属蝙蝠的，见不得阳光。如果他实在不象话，我们法院也会出面干涉的。对了，你的小姐妹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儿？……让我来跟他们公社联系……”

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打断了她的回答。她用手绢捂着嘴，憋得满脸通红。她忙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。

纪正良拎起热水瓶，要给她茶杯里添水，不想水瓶里的

水已经倒空了。“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他叮嘱一声，拎着热水瓶走了出去。

当他拎着两瓶开水回来时，办公室已是空无一人。

她，怎么走了？纪正良一愣，忙放下热水瓶，赶到大门口，手搭凉棚向街心张望。

“你是看那个女的吗？她走啦！”门卫小王走过来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一定是触动人家的痛处了，她哭了。”

纪正良就象当头挨了一棒，愣愣地站着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不过她并没有哭出声，只是用绢头拭眼泪，其实认真说这也不能算哭。”小王看纪正良如此震动，倒安慰起他来了。小家伙今年才十九岁，是顶替他老子进来的，说话未免稚嫩可笑。

回到办公室，纪正良又捧起《刑法学》，然而眼前的白纸黑字却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。他索性推开书本，踱到窗前。

桌上，她喝过的那杯残茶，还在袅袅地冒着淡淡的水气。这水雾似乎在弥漫、扩散，愈来愈浓，愈来愈重，终于聚集成一团浓重的阴云，笼罩住了他的整个身心。

他思索着，揣测着她不辞而别与伤心落泪的原因。然而这一切，竟也象面前萦绕着的水雾，弥漫着的阴云一样，他脑海中也是白茫茫的一团。

二

刘副院长回来后，纪正良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。刘副院长还不到四十岁，他精明达练，娴熟法律。在市、县司法系统众多的领导里，他是个名副其实的“少壮派”。

听汇报时他一直微笑着，智睿的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这位神情有些迷惘的年轻人。

等纪正良汇报完了，他才沉静地问道：“对于张莉萍的来访，你的直觉是什么？——也就是你觉得她此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纪正良迟迟疑疑地回答：“她来进行法律咨询呵。”

“是的，是法律咨询。她是真的象她所说的那样，在为别人咨询呢，还是为自己咨询？她咨询的目的是什么？她咨询的事情是否已经发生？如果已经发生了，会有何发展和结果？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老刘这一连串的“为什么”，纪正良无从回答。诚然，对于张莉萍的来访，他也感到蹊跷。刚才他似乎也思索过，但他的脑海里仍是混沌沌的一片，什么也梳理不出来。

“小纪呵，作为一个办案人员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形象思维。当事人陈述的事件、材料，通过我们大脑的思索、加工，应该在我们眼前产生一幕幕生动的形象和画面。我们再依此分析，判断事情的可能性、可靠性，从而找出其中最关键、

最本质的东西。这就是我所指的——直觉。对我们来说，这种直觉是非常宝贵的。由此我们才能作出相应的、比较准确的回答或处理。当然，这种直觉，有时候也可能不可靠，还有待于我们在以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中，加以证实或者修正，或者推翻……”

纪正良入迷似地倾听着老刘这番富于哲理的经验之谈，那专心渴求的神情，简直象要把老刘说的每一个字都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。

“这些东西，你以后慢慢会熟练掌握的。”偏偏这时老刘转换了话锋，以商量的口吻说道：“这件事先作信访继续处理下去。明天你下去把情况摸清楚，及时向我汇报，我们一道研究，怎么样？”

这是纪正良进法院后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。他高兴得双脚后跟一碰，向老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第二天，纪正良来到张莉萍所在的公社，通过该公社的司法助理员，打听到了张莉萍所在的单位。她在大队和公社联营的编织厂当工人，实际上还是个农民。

张莉萍所在的吴桥公社吴桥大队，地虽僻远，然而那地方纪正良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

早先纪正良父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就在吴桥镇附近。在那儿，他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部分。直到小学毕业前夕，父亲所在的医院迁走了。他才离开了这块乐土。

啊，一晃十五年过去了！那些和自己一起在河沟里筑堰

岸水、捉鱼摸蟹、采菱挖藕的小伙伴们，如今，你们都好么？……

纪正良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。不一会来到编织厂，已经是上午十点了。这是两幢三层楼厂房，其气势远非蜷缩在市区弄堂里的某些国营企业可以比得。他向传达室出示了工作证，径直来到楼上，推开厂长办公室门。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，一手翻动着一叠报表账册，一手按掀着袖珍电子计算机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他似乎是在埋头计算着什么。另一位是位二十来岁的漂亮姑娘，她低着头，垂手伫立在他身边。漂亮的脸蛋涨得通红。那忸怩窘迫的神情，犹如一个交不出考卷的小学生。纪正良进屋，他们两个都没抬头。只是男的在百忙中问了一句：“你找谁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先忙，我等等没关系。”纪正良知趣地伫立在一旁，等候着。

他趁势朝四周睃巡了一下。这间办公室里的布置简直使他有些眼花缭乱。左边墙上依年代顺序挂着形形色色的奖状，从大庆式企业到民兵连先进单位，真是面面俱到，应有尽有。而且所有奖状都用精致的金边镜框装陈，格外显得金光灿灿，引人注目；右边墙上贴着几张反映本厂生产全貌的生产进度表。纪正良突然觉得眼前一亮——他从一张表上看到了张莉萍的名字。正面墙上毕恭毕敬地贴着两条隶书标语：

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！”“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！”看过了这些，纪正良不由得对本办公室主人的精明

练达、领导有方而暗自赞叹。

当他的目光重新落到两人身上时，坐着的那位也恰在这时抬起头来。他把手中的账册单据重重一合，朝姑娘面前一推，严厉但又不失和蔼地说：“账目清楚，这是第一要紧的事。毛病我找出来了，但不能马上告诉你，你拿回去给我重新算！万事开头难嘛，不要灰心。再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。”

姑娘的脸红得象要冒血，她捧起账簿，逃跑似地溜烟走了出去。这时他才朝纪正良转过了脸。

纪正良把盖有法院大印的介绍信递到他面前，说：“我是法院的，我找你们厂领导，有事情要联系。”

这位主人点点头，拿起介绍信，对着名字看了又看，而后，又抬起头。他那双镶嵌在鹰翅般黑亮的浓眉下的大眼睛，忽闪着迷离而又兴奋的目光，似乎要从来访者的脸上挖掘出什么奇珍异宝。这样的审视，足足持续了五、六秒钟之久，他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种深奥莫测的微笑。那神情，仿佛眼前这位来访者，是手执假证明前来行骗的骗子，被他当场识破！

正当纪正良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当儿，对方突然伸手在纪正良的肩窝里很有份量地捣了一拳：“哈哈，好一个纪正良！当上了法官，眼睛就朝天啦！连站在眼前的救命恩人都睁眼不认啦！”

“你……是阿土！”纪正良懵懵地眨了一阵眼睛，终于认出了眼前这位年轻人，竟也是自己的老同学。